

名家

我的童年大雪纷飞

■ 钱红莉

在我的童年,年年冰雪覆盖。

入冬以来,总爱听听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当几十把小提琴应着钢琴的咚咚之音,一霎时,我的精神世界大雪纷飞,整个童年冬日如在目前,栩栩如生……

我们村前有一池塘,年终储存一摊黄汤水,只有到了冬季才会洁白起来。每每晨曦初开,阳光倾泻,一塘坚冰闪闪有金光。乡下寒冬空无一物,我们小孩能做什么呢?唯有跟冰玩。

大清早起床,孩子们像领了某种启示,纷纷奔去池塘。找一块尖石,趴在塘沿,在冰上轻轻凿出纹路,方圆一块锅盖那么大,再使巧劲在冰角处,凿出一个小窟窿。放下石头,双手往下一按,整个冰面自动剥离。稻草绳穿过冰窟窿,拖上岸,提在手上走走去。玩厌了,咔嚓一声掷地上,无数碎钻迸发耀眼光芒。一块块捡起,搬去塘口,打水瓢。一块接一块碎冰,在辽阔冰面上急速滑行,伴随一种动人微响,像森林里雏鸟的鸣唱,啾啾,啾啾啾啾……至今忆起,耳畔似有天籁之音。冰块随间滑至对岸,被堤岸撞击出一种反作用力,回弹至池塘正中。无数碎冰一日日在凛寒的冰面上生长,末了又与整个塘面浑然一体了,凹凸不平处,如微型山峰耸立。凿冰的小手冻得通红,痒酥酥,似无数虫子爬行于血液中。岸边一摊水迹,棉鞋湿了,袜子也湿了,大脚趾冻得木了。飞速回家,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换上鞋袜,塞入火桶里烘干。

未曾通电的年代里,火桶成了珍贵的取暖工具。此外,还有另一种更小巧的取暖工具——火球。后者造型精巧,

可拎着它一边暖手一边串门。它有一个高高拱起的手柄,与球身连成一体。袖筒交叉焐在火球上,手柄悬空于手腕上。火球这种小巧的东西,可一物两用,手冷暖手,脚冷烘脚。放地上,双脚架上,盖一层小棉被。

吾乡有一谚语:火是个病,越烘越良。所谓“打良良”,即冷得一激灵之意。是说烘火取暖不能离开火。人忽然从火桶上离开,就会冷得一激灵。

屋外大雪纷飞,大人们以火桶为圆心,围坐一圈,纳鞋底,打毛线,膝上共覆一床小棉絮。脚一暖和,浑身血液加快流动,全身便也暖和了。

孩子们哪闲得住?烘火烘一阵,又窜出去了,堆雪人,或者捕麻雀。天地一片洁白,所有草籽均被大雪覆盖,麻雀饿得很。

雪地撒一抔瘪谷,一忽儿,飞来一群。竹筛上拴一根长长的细绳,用小木棍将筛子撑起45度角,等麻雀停驻筛下啄食,躲在一旁的我们猛一拉绳,竹筛倾倒,雀子就罩住一两只。

雀子是很警惕的鸟儿。大多时候,当筛子倾倒的刹那,就集体飞走了。

三九寒冬,早晨起床是极痛苦的事。屋外寒冰凛冽,被窝是多么温暖的所在。

我们睡的是古老的雕花大床,最底层铺着厚实松软的稻草,稻草上垫一床棉胎褥子,厚板,身上盖一床十余斤棉被,上上下下,温暖又透气。

妈妈总是第一个早起的。早饭粥烧开,正好利用余热来煎火。

吾乡的“煎火”,非常传神。火桶中的陶盆,事先层层码好锯木屑、稻壳等。早饭粥烧开,把锅洞里闪闪发亮的余灰,铲入火钵中,引燃锯木屑,顶上覆盖一层青灰压一压,以免火势过盛。火

钵放入火桶中,上面罩一片铁栅栏。人在火桶中,可站可坐。我们把这叫烘火。

妈妈将我们脱下的袄裤、鞋袜统统放在火桶中烘烤,再喊我们起床。两条孱弱小腿伸进柴火气的裤筒中,一股干暖席卷全身。袜子也是热的,鞋洞也是热的。

当年的我们,带着一身柴禾气出出进进,是木头的香气交织着谷壳的米味,构成了一种永恒的乡土之气,不觉有多难闻。至今忆及,更添一层难言的怀念。

小手小脚暖暖和和的,当然要去玩冰了。

大人挑两只空水桶,去小河边担水。冰太厚了呀,棒槌砸不开,还是要找一块大石头,“噹”一声砸下,冰哗啦一声裂,鼻头通红,鼻腔也痛得很。太阳仿佛老了,背也驼了,总是斜斜的,将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

终于,有一年寒冬,村里来了一位说书人。仿佛天外来客,给我黑白的童年增添了七彩之色。

说书人寄居于村南头大月家。起先免费听,后来开始收费。

说书人的到来,确乎开启了我的文学启蒙之旅。《杨家将》《薛仁贵征东》《薛仁贵征西》……余太君、穆桂英、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甚至杨家的烧火丫头杨排风,我都记得。

一个个寒夜里,大人孩子蹭着雪去听大鼓书。鼓声隆隆里,那些远古神秘的故事,在说书人的吟唱、念白里徐徐

而出。一屋人或站或坐,沉浸在一种遥远而醉人的韵味之中。夜阑之时,说书人的嗓子也哑了,大月媳妇适时端上一碗溲心蛋为其润喉。三颗鸡蛋一碗糖水饮毕,说书人重操鼓槌,即即兴唱几句,以示对于主妇盛情的谢意。寥寥几句,简洁而又押韵,道出了人情之美。简直天才的创作,我可太崇拜他了。及长,当第一次捧起《诗经》,瞬间感受到汉语的气韵之美,不得不想起寒夜说书人。

20世纪80年代的乡下,每一年冬天都是酷寒的,一日日大雪纷飞。正午太阳有了暖意,雪水融化,顺着鱼鳞瓦的瓦沟滴滴答答,到了黄昏薄暮,气温骤降,水流渐被冻住,家家屋檐下挂着无数冰锥。拿一根竹竿横扫,噼里哗啦碎成一地冰坭。捡一截含在嘴里大嚼,透心凉。

小时候的冬天,真是有着冬天的样子。猪啊鸡啊,一日三餐,都要跟着我们一起吃些热食。早餐,我们喝粥,鸡也喝粥。稀粥倒进鸡槽,拌上稻糠,鸡们飞速赶来,争抢着啄得干干净净。午餐、晚餐,各撒些稻谷给它们,算是干饭了。

淘米水一直在吊罐里温着。早上把山芋煨熟,放几根到滚烫泪水中,一起倒入猪槽,再抓两葫芦瓢稻糠撒上面,这样吃起来抵饱些。无论人,还是家畜们,胃里有东西,才能抵御寒夜。

童年的冬天,最是温馨,不仅有山芋渣把肥,还有山芋干享用。稀粥与山芋干一起煮出来,面而香。那是在外婆身边的童年,才能享用到的美味。

几乎不曾有过蛋白质加特的童年,却也是无比富足的童年。快乐比寒冷还要深邃,是生命中最宁静的一段时光。

东湖侧畔的生态答卷

■ 纪亚亚 吴思涵 徐一丹

“寻找校园文化印记”活动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浙江农林大学,与青年学子共同采写本文,记录与师生和谐共处的生灵们,解读“生态校园”这门课的答案。

冬日的暖阳斜穿过香樟树的叶隙,在浙江农林大学东湖畔洒下细碎的金斑。云下静立的湖畔小岛上,五六只夜鹭如雕塑般凝结对岸。不远处,白鹭已开始新一天的巡弋,香樟与枫杨的枝丫间,赤腹松鼠的尾巴一闪而过。

在这个校园里,人与动物的边界是模糊的——山是它的背脊,湖是它的明眸,200余种野鸟,50余只“在编”流浪猫咪、上千种昆虫等,和师生们一同构成这所大学的常住居民。生态,在这里不是教科书上的概念,而是俯仰可触的日常,是一场数十年来不断深化的默契。那些自由来去,与师生和谐共处的生灵们,便是校园最生动的文化印记。

这片生机的蓝图,始于一次有心的营造。21世纪初,校园初建时,东湖所在之处原是湿地和层叠的梯田。建设者取土成湖,堆土为山,无意间拉开了“生态校园”的门扉。水来了,岛屿浮出,绿意开始疯长。很快,翅膀与足音随之而来。年复一年,留鸟筑下永居的巢,候鸟记下迁徙的驿站。

丰富的生命景象,也催生了一双双善于发现和守护的眼睛。2021年,该校全面推进“生态育人 育生态人”工程。同年成立的“青鸢野鸟会”,如今成员已超百人,是校园里最活跃的侦察兵。他们举起望远镜与长焦镜头,从辨认黑水鸡与小白鹭,到记录候鸟的季候行踪,鸟类的每一种羽色,每一声啼鸣,都成了这所农林院校最鲜活的课外教材。

在“青鸢野鸟会”现任会长刘一舟的手机里,一份新的记录刚刚整理完成:2025年,青鸢社员共在浙江农林大学东湖校区记录到108种鸟类。根据观测数据,成员们共记录到校园新纪录6种,校园重要记录20种,其中有13种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校园鸟类历史总

数刷新至203种。

“活跃在浙江全省的野鸟不过500余种,浙农林大占了近40%。”该校植物园管理办公室的叶喜阳老师告诉记者,学校里爱鸟的老师们正筹划编写一本《浙江农林大学鸟类图志》,记录师生共同捕捉的瞬间。

如今,师生们这份对动物经年累月的好奇与关注,正滋养出更温柔、更理性的守护,以及对生态平衡的探索。

校园里众多爱捕鸟类的流浪猫,一度是“青鸢野鸟会”的心头大患,也引发不少爱猫同学的忧虑。“ZAFU功德箱”保护流浪猫学生组织因此自发成立。然而,单纯的投喂引发新的问题——猫群数量快速增长。学生们开始思考,数量越来越庞大的校园流浪猫,是否会打破鸟类与其他小生灵经年累月才形成的脆弱平衡?

生态课题,始于情感的投射,但更需要科学的实践。“ZAFU功德箱”现任会长、应用统计学专业大二学生毛姝婷介绍,他们严格实践国际通行的“TNR”(捕捉—绝育—放归)模式,这以科学控制数量为核心的管理。社员们为流浪猫接种疫苗、处理外伤,为它们绝育并积极送养。他们还通过设计校园猫咪文创进行义卖,既为保护行动获得可持续的支撑,也让生态校园理念更深入人心。目前,他们已为近80只流浪猫绝育,送养近50只。

“青鸢野鸟会”与“ZAFU功德箱”的主动合作与相互理解,为如何在复杂生态中寻求平衡、如何超越情感投射进行科学管理,提供了一个充满智慧的校园范本。

从单纯的喜爱到科学的保护,从片面的争论到理性的合作,这片校园见证的,正是一种现代生态意识的成熟。它超越了“利用”与“索取”的旧范式,进入了“理解、尊重、管理、共生”的新维度。在浙农林大,生态校园早已不只是一个绿色的标签。它是玻璃窗上守护飞翔的圆点,是寒暑假里学生自发排队巡护猫咪的足迹,是绝育名单上一笔笔众筹的款项,更是爱鸟者与爱猫者在理性之桥上的一次次握手。

去亚布力

■ 钱国丹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位于长白山余脉张广才岭西麓的大锅盔山脚,距哈尔滨市198公里,距牡丹江市120公里。我的儿子带着我们两边的老两口,一起去大东北。为了出行方便,我们在当地租了一辆面包车。

住了一晚的宾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向目标亚布力前进。我们的面包车挨了一夜的冻,冷得像冰窖,尤其是车厢壳子,一挨,仿佛是挨着铁。我怕把我冻粘在车厢上,就往里挪了挪身子。我问司机为什么不开车暖,司机回答说,开了,得过一会儿才暖。可是这空调实在是太吝啬了,车子开了大半个多小时,车内才有了微微暖意。

奇怪的是,车子的玻璃窗上反倒凝上了一层霜。我以为这霜是外面的,伸手摸摸,却是在里面的。导游说,这霜是我们呼出的气凝结而成的。

厚厚的霜屏蔽了前后左右的车窗,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我就用餐巾纸去擦霜,那霜竟纹丝不动。我只得用指甲去抠,抠了半天,才抠出山楂片大小的一点儿来,我就用这个“山楂片”去管窥外面的景色。

黑龙江实在是大,一眼望去,都是广袤的田野。间或有马路上架来车马路独行。越往北走,积雪就越多。

导游介绍说,“亚布力”这个地名由俄语“亚布洛尼”而来。19世纪末中东铁路修建时,筑路的华工就在这里搭建大棚居住,当时的地名就叫“北大棚”。秋天,沙俄工头发现大片大片的、硕果累累的苹果林,于是,就用苹果园——“亚布洛尼”来命名。

亚布力地处偏僻,山高林密,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曾把它当作根据地;解放初期,这里也成了土匪们啸聚和藏匿的所在。从亚布力过去50公里处,有一个叫“横道河子”的地方,《林海雪原》中的土匪头子座山雕在那里占山为王。

亚布力海拔1374.8米。山坡的弧度柔美,雪地质坚硬适中,最适宜做滑雪场。亚布力的年积雪期为170天,最佳滑雪期为5个月。

买了门票进入大门,就有人带我们去租衣处。租一套含滑雪服、护具、手套、雪镜等的套餐,差不多要150元。滑雪服其实就是普通的滑雪衫,不厚,男女不分。我一试,几乎撑不起来,身材娇小的就可想而知了。衣裤都比较脏,裤管下端不但沾了泥,还开裂了,拉

链也拉不上。

我泄气了,问:“穿自己的衣服行吗?”回答是:“绝对不行。待会儿沾了雪,湿漉漉的冻死你!”我先生和儿子都不信那个邪,拒绝租车坚持穿自己的滑雪衫。我们几个胆小的各租了一套。后来玩了三个钟头,发现那雪很干燥,沾不住衣裤,而且根本不会化,就有了上当的感觉。

穿好了滑雪服,我们去一个大厅里排队领取滑雪靴和雪橇。滑雪靴很漂亮,却坚硬异常,据说里面有几块钢板,笨手笨脚的我怎么也穿不上。这时有一些男生过来,自我介绍说是滑雪教练。态度诚恳,服务耐心,我们就答应请他们指导。

教练带着我走出大厅大门。穿着滑雪靴的双脚沉重而怪异,让我体会到什么叫“举步维艰”。我家老头和亲家一出门就摔了个四脚朝天,立即喊不滑了不滑了,退回那个厅里喝咖啡去了。

我坚持要滑。教练一手拿着雪橇,一手牵着我,一步一步把我拉进白茫茫的世界。他找了块平整的雪地,教我把双脚分别踩进两只雪橇。我笨得像狗熊,努力了好几次,总算是踩上了。雪橇着了力,不由自主地向前滑去,把我摔了个仰面朝天。

我爬了起来,“继续革命”不做逃兵。教练和我相向而立,他把撑棍递过来,嘱我抓紧了。我抓着撑棍,还是不敢动弹。教练说:“弯下腰,两条雪橇板要平行,抓着我慢慢滑行。我紧紧地抓着撑棍,教练倒退着,拉着我缓缓前进。速度一快,我吓坏了,教练就教我用双脚把撬板迅速变成内八字,这样就能“刹车”。

接着,我们找了个坡度较小的山坡,踩一脚浅一脚地上了坡,然后徐徐下滑。我还是胆怯,动不动就来个“内八字”,有时还“内”得过了头,两根撬板都交叉打架了,但的确能有效地刹车,让我站稳了身子好好喘息。

滑到了坡底,我们背着雪橇,踩着厚厚的积雪,一步一个脚印地又上到了坡顶,然后再一次往下滑。到了第四次,教练就撤了手,让我“单飞”。我这几天大夏天也不出汗,可是这四个来回下来,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太用力,背上已湿漉漉的了。

但我毕竟是“单飞”着没摔跟斗滑下来了!我心里满满的成就感。我问教练:“我算不算年纪最大的滑雪学生?”教练微笑着答:“也许……是吧。”

■ 心香

雪花盛开别趣多

■ 曹文远

在古代诗人眼中,雪花之美激发了他们无穷的想象力,他们为雪花赋予了众多的别称,这些别称既文雅,又有趣。

在众多的别称中,我认为最为贴切和精准的,是把雪花称之为“顷刻花”——可不是嘛,雪花落地顷刻就融化了,尤其是在南方。“顷刻花”是苏轼和黄庭坚两位大诗人都用过的比喻。苏轼在《谢人见和雪后书北台壁》中写道:“也知不作坚牢玉,无奈能开顷刻花。”黄庭坚在《咏雪奉呈广平公》中写道:“风回共作婆娑舞,天巧能开顷刻花。”

古人更喜用夸张之词来描绘雪之气势。李白《北风行》有名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石懋也有名句:“燕南雪花大于掌,冰柱悬檐一千丈。”极具视觉冲击力。陆游在《大雪》中更咏道:“烈风吹雪深一丈,

大布缝衫重七斤。”

不过,最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把雪花称为“五谷精”。乾隆在《徵雪》诗中就写道“年前腊雪实充盈,三白欣占五谷精”,将冬雪与来年丰收的期盼联系在一起。“五谷精”最早明确记载于汉代的农学著作《汜胜之书》。书中记载了一项具体的农耕技术:“取雪汁以渍原蚕矢,渍之五六日,释,因摩之,杂谷种,使稼能早,故谓雪为五谷之精也。”字面意思为:古人发现,用雪水浸泡蚕粪数日,再用其拌和谷物种子下种,能增强庄稼的抗病虫害和抗旱能力。因此,他们将雪誉为“五谷的精华”。这体现了先民对雪水特殊价值的实践总结。

古人其实对万物都喜欢用雅称。比如把书信叫鸿雁,风箫叫鸾,鸡叫司晨,马叫追风,太阳叫扶光,天空叫碧落,等等。这种“物皆有雅”的传统,表达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趣——意象之美的诗意与画面感。

■ 诗味

难舍的温馨

■ 竺泉

那个深冬的凌晨
几阵寒风敲打着窗棂
惊醒了
我陶醉梦中的憧憬

悄然间
你搭乘摇曳的流星
飞向那遥远的街亭
没有约定
只带上未了的柔情
却留下
我独步漫漫的路程
披星戴月

我多么想去找你
寻找你
昨天留下的语音
还有确实的身影

我多么想去陪伴你
陪伴你
寂寞旷野的孤行
还有
那颗执念的禅心
一贫如洗
却拥有满山的枫林

那片红色淡雅的风景
它们可以叩开
彩虹搭起的拱门
并能为我送上
久久祝福的虔诚

你我可以相信
在喧闹的世界里
心相印 情相牵

总会遇见
遇见难以割舍的温馨

猝不及防的点亮

■ 浦宁

元旦,回浦江看望父母,陪他们一起吃饭迎新后,就匆匆往金华赶。得知新年第一天就要上夜班,父亲很是心疼:“也老不小了,自己的身体要当心。”

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当天,看到我和老公,十来步开外正在看电视的母亲破天荒起身笑咪咪地迎了上来。我小跑上前,接着母亲的脖子像儿时一样撒娇,母亲笑得脸上开出了花。

“晚上可以不走吗,睡家里。”仿佛深入骨髓,母亲和生病前一样依依不舍。

“好啊!”我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大声应答。

母亲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更不知道,她和父亲在康养中心已经住了大半年。家里庭院的花草、蔬菜已荒芜,书籍、电视也已沉寂,家近在咫尺,却只能是在天气许可的情况下,偶尔带他们回来看上几眼的驿站。

每周雷打不动回浦江,帮父亲拿订阅的报纸,不管有事没事,我都要开门在家里转了又转,心想着替父母把家里的人气再聚一聚。

每次都很感伤:母亲身体好的时候,家里多热闹啊!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电视机开得震天响,自动麻将桌上左邻右舍欢声笑语,门前广场舞节奏欢快……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猝不及防,猝不及防

地美丽,猝不及防地哀伤,猝不及防地相聚,猝不及防地分离……

新年第一天上夜班的路上,公交车照常运营,快递小哥照常骑着飞车,摆摊小贩照常卖力地吆喝……讲究新年仪式感的毕竟是少数,正如几年前大火的电视连续剧《人世间》主题曲所唱:“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

不知怎的想起,去年夏天上海出差,返程买不到高铁票,只好买了张绿皮车票。坐对面的小姑娘长相清秀,扎着马尾辫,学生模样,低头玩手机,很安静。聊天得知,她在上海打工的父母住在一起,这次考上云南的大学,便利用暑假时间到餐馆做服务员挣学费,去云南读书的路费也是自己挣的。近30个小时的车程,为了省钱,她连硬卧都舍不得买。

“晚上睡觉怎么办?”

“躺着睡,习惯了。”小姑娘干脆地回答。

生活不易,每一个朝夕相处的同事,每一个行色匆匆的路人,或许正用欢笑和平静来应对生活的压力。有一次和一位外国友人吃饭,翻译有事走出去,一大桌人蹙脚的英语顿时卡了壳,大眼瞪小眼连比手势都无法正常交流。正一筹莫展时,上菜的服务员救了急,17岁的她用娴熟的英语为我们解了围。出于职业敏感,热烈的掌声过

后,我追随她走出包厢“聊天”。

原来,身材瘦弱的她是东北人,父母离异后,她跟随父亲生活,父亲重组家庭后,对她几乎不闻不问。正上高三的她,因为这个学期学校统一安排自学,她便从东北来到金华投奔亲戚,一边打工一边复习。

“时间到了,我还是要参加高考的。”面对我的担忧,她淡定地说,“我喜欢英语,高考就想填报和英语相关的专业。”

我的心里涌起暖意,生活的苦,咽下就是财富,祝福努力的她有一个好的未来。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故事里有春秋,有烟火,有人间。

单位附近的裁缝店,店面不大,每次路过,看到缝纫机、桌上摊满了各式面料和衣服。有一天傍晚,家人的一件衣服脱线送去补。店门口已经等了一位顾客,看到我匆匆要去往里冲,她好心提醒:“老板在厨房帮忙,没空。”

我抱着侥幸心理掀起厨房的帘子,只见中年女店主不修边幅,头发胡乱扎在脑后,正在灶台前忙得昏天黑地。

“现在没时间,你得等一下。”

戴着头盔的外卖小哥比对着手机上的订单,应接不暇走进来催促:“好了吗?要超时了。”

原来,女店主在裁缝店兼职做起了外卖。